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周末接石维坚老师电话,问周六晚能否到北京人艺看他演的话剧《理发馆》。我说这是难得的好事啊,当然要去。石老师本是话剧演员,一度担任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主演电影《天山传奇》而家喻户晓。

已经有半年多没有石老师的消息了。去年夏季,周总理义女孙维世的女儿从国外回来。石老师因一直视孙维世为老领导、恩师,对孙维世的女儿自然就更加亲近。那天,承蒙石老师厚爱,他约上我参加了他们一帮老友的聚会。

席间,我从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敏,万里同志的公子万伯翱以及艺术家宋戈等人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孙维世的诸多往事,讲到情深处大家一阵唏嘘不已,大有斯人已去徒自悲伤之感。石维坚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很有幸在孙维世的领导下工作演出。他说,孙先生对待艺术工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一点马虎不得,有几次在排练中他都被孙先生批评过。孙维世的女儿听后说,母亲确实这样,她说着还把母亲过去的日记拿出来让大家看。石老师等人忙不迭地小心翼翼地取过来传阅。当看到周恩来总理在日记上为孙维世的亲笔题字时,很多人都眼含热泪。我知道,在他们那一代演员的心里,对总理有着无限的景仰与深情。

快散席时,我问石老师最近可在拍新戏,他说,拍得少了点,主要是眼睛得了青光眼,看东西有些模糊。我说那您得好好治治。石老师说,他最近正在休息,在调整,尽量少累眼睛。我对眼科疾病外行,不知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过,对石老师的记忆力,我是十分佩服的。快八十岁的人了,至今能完整地背诵《长恨歌》《琵琶行》,更不要说大段的影视台词了。说来很有幸,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由石老师担任主任的中国老教授协会艺术家专业委员会要举办一场文艺演出,朱琳、苏民、李光羲、殷之光、游本昌等艺术家都参加演出。在准备的十几个节目中,缺少一首为这台晚会专门写的朗诵诗,石老师便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赶写出来。我问,谁来朗诵?石老师说他亲自朗诵。我一听,说没问题,三天交稿。很快,我就创作出六十行的《风,从海面吹过》。石老师看后说,非常适合朗诵。在9月29日的晚会上,当石老师充满激情地朗诵这首诗时,我和我父亲在下边观众席听得如醉如痴。父亲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儿子的作品被大艺术家朗诵。那时,父亲已经患癌症一年多多了。两个月后,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四年多过去了,我不知道天堂里的父亲的耳边是否还会听到他儿子的诗歌《风,从海面吹过》。

话剧《理发馆》讲述的则是一个北京人怀旧的老故事。石维坚老师在剧中饰演一个归国老华侨,在带妻子回到北京胡同寻找老中医时,意外走进了三代经营的一家老式理发馆。于是,围绕着新与旧、恩与怨、情与爱展开了一幕幕人生的喜怒哀乐。就剧情本身而言,我觉得没什么新奇之处,甚至有落套、说教之嫌。但我依然喜欢这个戏,原因有两点,一是演员班底来自北京人艺,有浓郁的京味儿;另一是石维坚和吕中两位老艺术家,甘为绿叶,与一批刚出茅庐的年轻演员搭戏,体现出大艺术家的风范。

演出结束后,外面下着暴雨。我等了十几分钟都没打上出租车,最后趟着雨水走到三联书店附近才搭上一辆公交车。在车上,我听一个老年乘客说,他几天前去一家发廊理发,想让理发师给刮刮胡子,结果那年轻的师傅说,对不起,我没学过那手艺,您最好还是买把电动剃须刀自己刮刮吧。我听后,想到刚才在话剧里记者问理发师傅的话:“你们这里什么叫理发馆?”师傅答道:“因为这里不炒菜!”不禁哑然一笑。这样的故事,真不知道石维坚老师听到后会有什么反应,我想他会笑出声来。

近年来,每逢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上海都会如约迎来冬季雾霾。雾霾似有愈演愈烈之势,2013年12月6日,上海遭受史上最严重雾霾侵袭,平均PM2.5指数超过600,气象台发布了霾红色预警,严重的雾霾令我国东部地区几乎全部沦陷。相比往常,华东地区今年雾霾天气出现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2013年雾霾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五十二年来之最。

雾霾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眼看春节将至,市民传统上燃放烟花爆竹的高潮也将来临,这会进一步加剧冬季雾霾的危害。

2012年年初,我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要求上海禁止销售烟花爆竹,以期促成烟花爆竹在本市减少燃放。2013年里,相关部门已经积极行动了起来,烟花爆竹批发单位数量被大幅缩减,临时销售点也在逐步减少。同时,消防部

门积极推广新型安全环保烟花爆竹,力求减少大气污染。2013年底,包括上海在内的31个省市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雾霾治理,匹夫有责”,为此,我们每一个市民也都应身体力行、有所作为。

春节是传统佳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传统习俗,但时至今日,这种习俗是以牺牲环境、资源、健康和公共安全为代价的。对于像上海这样居住人口密集、高楼大厦林立的特大型城市,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环境本已脆弱的上海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烟花爆竹燃放后受污染的空气会加重对市民身体的伤害,大量丢弃的残骸又加剧对环境的破坏。

过年要有年味,也不能单单指望烟花爆竹。其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一提到“老克勒”,人们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些崇尚高雅、时尚、精致、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的“上海绅士”。

而今,“老克勒”们虽已渐渐逝去与老去,但“克勒精神”却被重新认知,以各种新的方式传承开发,结出新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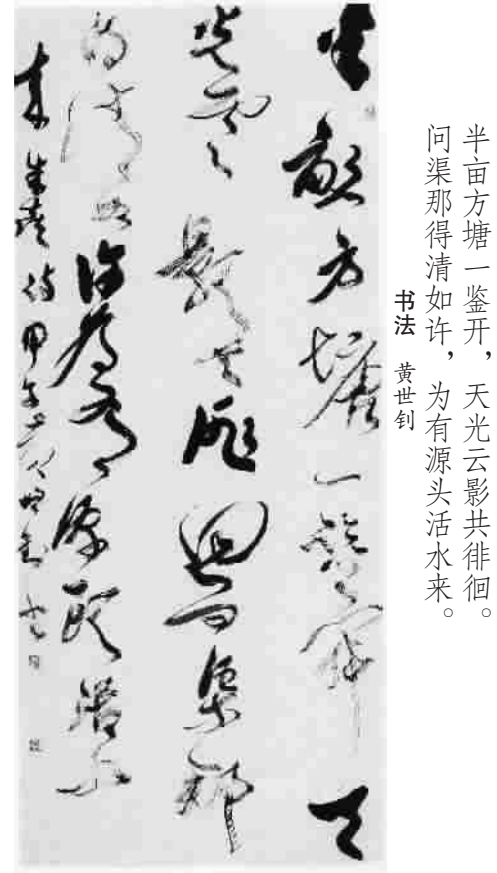
上海是中国城市文化的摇篮,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第一所音乐学院和诸多“第一”的诞生地。今天,当人们情不自禁地为这座曾经辉煌的文化大都会自豪时,也不免为那一朵朵昔日的文化奇葩的日渐萎谢而惋惜。为此,梳理其文脉,追寻其神韵,同时将“老克勒”所代表的都会文化接力棒传承给“大克勒”、“中克勒”和“小克勒”们,理应成为我们这些“海上赤子”的文化指向和历史天职。于是,“克勒丁”应运而生!

“克勒丁”里才俊多,朋友多。这里有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演员、记者和主持人,有影迷、发烧友和爱好文化的企业家,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克勒丁”里情调多,追忆多,美梦更是多

我的乡间老家在大兴安岭下。每每到立秋前后,母亲就带我去大山深处采木耳,一连十几天时间。这个季节的大山里雨勤雾多,但雨小雾大,最适宜木耳的生长。这时候跑山采木耳的人多了。父亲套上小马车,拉着母亲和我,还有干粮、米、盐、炊具和厚实的衣物等直奔深山。

不用带柴,因为这时节山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野菜,采回来怎么做都新鲜都好吃。到达山里,在河边的细柳丛中找一道宽宽的树缝,父亲站在木架上把树缝两边的柳条梢搭头



早已让怎么过年变得非常多元化。

近年来,不放烟花爆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接受,没有烟花爆竹“袭扰”的国内外城镇日益成为市民清静度假的首选。春节期间走进申城不少小区,一个个大红灯笼,一张张喜气窗花,无不透露着红红火火的浓郁年味。

没有不可变化的习俗,不变的,是我们永远追求向善向上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趣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干净的空气和安全的秩序;引导这种情趣,则需要更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管理新思路。

环保领域,有一条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揭示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在这条“倒U型”曲线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

将“克勒”进行到底

陈钢

又多!我们以“梦”为题,一连推出了十二个梦,从“老克勒的前世今生”到“上海名媛与旗袍”,从海派京剧说到好莱坞电影,从小口琴讲到大王开……

还记得当“百乐门”的最后一位女爵士乐手、88岁的俞敏昭被颤颤巍巍地扶上舞台,在钢琴上弹起《玫瑰玫瑰我爱你》时,顿时青春焕发的动人情景吗?

还记得“老鸿翔”小开金先生在台上亲自示范、为爱妻丈量旗袍的三十六个点的温馨场面吗?

当见到白先勇在“克勒丁”舞台上巧遇年少时的“南模”同窗、惊讶地张大眼睛的神情和“孙悟空之父”严定宪当场手画孙悟空以及“芭蕾舞女神”谭元元在“克勒丁之家”里闻乐起舞、从室内跳到天台的精彩画面时,你会觉得似乎坠入梦中。

梦是现实的奇异幻境,可它又会化为朵朵

一颗星是一朵花,有各自的芳名:织女、牵牛、天狼、启明、北斗、七姊妹……凭着感官嗅闻出它们特有的异样的馨香。

繁花如繁星。夜空是百花园。在草原上仰卧,星星低得仿佛伸手便能摘下。犹如打开古代绝句的一页,每一个字便是一颗晶莹的星,你摘下一位无名诗人的呕心沥血的“黄绢妇”。

“只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一颗星,千百年后依然拨清我的愚?所谓“不朽”,就算是吧!寻找一个字,寻找灵犀一点的明亮的光照,如同寻找一双最能慰藉自己的深情的眼睛。

趟连片,鲜活可爱。突然,一条蛇爬过来,吓得我大声喊叫,母亲快步过来,抓起腰中皮鞭猛然抽去,只一下,那条蛇就脱节翻白了。母亲摸摸我的脑袋,她说:“有妈妈在,你什么都不用怕。”又过一方,母亲和我找见了木耳。道士岗时,看见几个被拱开的蚂蚁洞和一地的烂木耳,母亲立刻叫我往回走,

五台山黛螺顶记游(外一首)

秦史秩
天青山顶白,金鼎焚香浓。朱皂歌三路,黛螺聚五峰。鼓鸣前日路,狮吼旧时钟。经帙掩新草,旃檀立古松。

游晋祠
襄昔慕晋阳,残年得瞻望。生像藏圣殿①,鱼沼架飞梁。难老泉声咽,古槐树影长。悬山何迢递②,汾水亦苍茫③。

注① 生像:明范谦《云间据目钞》“邑人为陆宗伯建贤堂供生像,以寓瞻仰之意。”注②③ 悬山、汾水:《水经注》“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所谓山、水者,悬瓮山、汾河也。

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又由高趋低,逐渐减缓。而与经济水平发展同步的,通常还有人文素养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但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拐点”的出现并非必然,“仓廪实”也未必自然就会“知礼节”,发展需要一个必要条件——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明确公民的环境权利和义务。

为此,我领衔共138位代表联名向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发出倡议,吁请:2014年新春佳节,申城全体市民为了我们的共同家园请放弃烟花爆竹!倡议得到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2014年春节期间,人们明显感觉到,申城燃放烟花爆竹的数量和频次大幅降低,越来越多的市民把不放烟花爆竹当作自身的“环保责任”。

人大代表履职录 请看明日本栏。

朵彩云、洒下阵阵细雨,永远留落在人间。龙应台说,文化是应该能逗留的。为了留下这些美丽的“梦之花”,我们推出了新书《克勒丽梦》,它记录了克勒丁的八个梦,也是克勒丁的策划兼主持人阎华的一本“采访笔记”。

作者阎华童年时曾是一个歌声传遍千家万户的小歌手,少年时曾因被选为点燃东亚运动会圣火的“东亚圣女”而被瞩目。她当过东方卫视的新闻女主播,现在是艺术人文频道的当家女主持。她爱做梦,并且带着她的文化信仰一步步地实践着自己的梦想。这本书不但见证了克勒丁“梦系列”诞生的不凡经历,同时也见证了她自己——一个从“花间小筑”书房里姗姗步出的女主播,是如何“敦化”成一个风韵初存的“上海Lady”和款款待人的沙龙女主人的。

做“克勒”不易,做“丽人”也不易,做一个有诗有梦的“克勒丽人”,那就难上加难了!

愿更多“克勒丽人”成为有历史守望与文化追求的梦中人,将高雅、精致、与时代同步的海派文化精粹传承发扬,将“克勒”进行到底!

(本文为《克勒丽梦》序)

致繁星

许淇

繁星如繁星。夜空是百花园。在草原上仰卧,星星低得仿佛伸手便能摘下。犹如打开古代绝句的一页,每一个字便是一颗晶莹的星,你摘下一位无名诗人的呕心沥血的“黄绢妇”。

“只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一颗星,千百年后依然拨清我的愚?所谓“不朽”,就算是吧!寻找一个字,寻找灵犀一点的明亮的光照,如同寻找一双最能慰藉自己的深情的眼睛。

而且让我走在她前面。母亲告诉我,黑熊爱吃蚂蚁,那蚂蚁洞也许就是熊拱的。而那些木耳可能是熊吃了不消化又拉了出来。母亲说熊出没的地方决不可停留。我快步走着,走在母亲的目光里,感到温暖与安全。

袋子鼓了,筐篓满了,母亲和我下山了。虽说采来的十几斤湿木耳只能晾晒成一斤多的干木耳,那也算很大的收获了。有收获自然高兴,我和母亲便掐片草叶吹草哨,你一声我一声,像对话,特好玩。路过一个水泡子时,母亲下去用脚踩了几条鱼,说晚上烤着吃。

晚上,我和母亲把捡来的干木棒立起来搭在一起,底下挖个坑埋上几个土豆,然后点燃,火苗由下而上窜了起来。火苗闪动,噼啪作响。母亲拿来收拾好的鱼,蘸点豆油,抹些盐面,扎在木叉上让我来烤。哧哧啦啦,来回翻动烧烤,很快糊焦焦地熟透了。这时候土豆也烧好了,就着烤鱼吃面乎乎的土豆,满口香。夜里,时有鹿和狗子的啼叫声传来,母亲就给我掖掖被角又轻拍两下,自言自语道,鹿鸣深山狗子撒欢吉利安宁呀。那夜我被狼叫声惊醒,母亲说别害怕,咱这里马灯高照狼不敢靠近,再拿手电筒一晃,它就被吓跑了。不过我睡不着了,就出来看月亮。那山里的月亮很纯净,离人很近,好像一伸手就能接到皎洁玉液。大山里的月亮太神奇了,我至今没忘记那天夜里站在月色里的情景。

